

機

密

三
國
機
密

马伯庸
作品

龙难日
【新版】

三国机密

龙难日

【新版】

马伯庸

作品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博雅天卷
CS-BOOKY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国机密：全 2 册 / 马伯庸著. — 长沙：湖南文艺出版社，2018.1
ISBN 978-7-5404-8338-8

I. ①三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48073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，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，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：长篇小说

SANGUO JIMI : QUAN 2 CE

三国机密：全 2 册

作 者：马伯庸

出 版 人：曾赛丰

责任编辑：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：蔡明菲

出 品 人：郑冰容

特约监制：游婧怡

特约策划：邢越超 张思北

特约编辑：李乐娟 胡 可

营销支持：姚长杰 李 群 张锦涵

封面设计：利 锐

版权支持：中联百文

版式设计：张丽娜

出版发行：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：410014)

网 址：www.hnwy.net

印 刷：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开 本：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：756 千字

印 张：43.5
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404-8338-8

定 价：79.60 元 (全 2 册)

质量监督电话：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：010-59320018

目录

- 序 只是一个故事 // 001
- 第一章 弦上的许都 // 003
- 第二章 燃烧的汉室 // 031
- 第三章 逝者并未死去 // 055
- 第四章 未亡者游戏 // 083
- 第五章 建安五年：有雪 // 105
- 第六章 我想和这个天下谈谈 // 125
- 第七章 刺客王越的信条 // 149
- 第八章 其名曰蜚 // 173
- 第九章 逐鹿者郭嘉 // 195
- 第十章 乱流 // 221
- 第十一章 暗涌 // 243
- 第十二章 杀人阱 // 265
- 第十三章 失重的复仇 // 289
- 第十四章 死寂 // 313
- 尾声 // 327



序 只是一个故事

“这是一个永远无法公开的故事。”

陈寿跪坐在房间里，对着空白的墙壁说。墙壁上的影子随着烛火晃动了一下，仿佛在嘲笑他。

“可是我很想把它记录下来，不是每一个史官都有这样的机会。”陈寿拿起毛笔，虚空一点，眼神里充满了光芒。

影子继续在晃动。在墙壁的一角，《三国志》卷帙码得整整齐齐，堆积如山。陈寿疲惫地叹了一口气：“我花了十几年时间，不负朝廷期望，写完了从汉末到晋初的历史，现在终于可以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情了。”

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转移视线，从《三国志》身上挪到另外一大堆断烂竹简和绢帛上去。它们就那么随意地堆放着，散发出腐朽的味道。上面写着许多文字，笔迹各不相同，

看得出是出自不同人之手。有些文字之间还残留着一抹暗褐色的血迹，有些竹筒上则有数道触目惊心的剑痕。

陈寿闭上眼睛，安静地聆听起来。无数低沉的声音从故纸堆里萦绕而起，它们在呢喃，在诉说。仿佛受到那些死魂灵的驱使，陈寿抬起手中的毛笔，慢慢点在一片空白竹简之上，勾画出一串工整清晰的文字。

这不是历史，这只是一个故事，一个已被人遗忘几十年，即将衰朽成灰的故事。时光之水回流到建安四年。



第一章 弦上的许都

此时已是夕阳西下，远方青灰色城堞上的雪痕依稀可见，城郭上空依依升起几道炊烟，杨平心中升起一股暖意。



1.

杨平轻轻呼出一口白气，手里的牛筋弓弦已经拉到了极限，整个犀角弓身都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，箭镞对准了前方二十丈开外的一头鹿。那头鹿正藏身在一片白桦林中，安详地嚼着一蓬枯黄的树叶，浑然不觉即将降临的灾难。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，稀疏的树林并不能提供什么像样的遮护，光秃秃的枝干和灌木丛在它身前交错伸展，宛如一个天然的囚笼，把它巨大的身躯笼罩其中。

杨平现在需要做的，是轻轻松开钩住弓弦的食指与中指，然后锋利的箭镞会在一瞬间穿过枝条的间隙，刺穿棕黄色毛皮，割开热气腾腾的血肉，把它的心脏击得粉碎。

时间过去了一瞬，抑或是一阵子，杨平的手指动了。

一支翠翎箭应弦而射，牢牢地钉在了距麋鹿只有数寸距离的白桦树干上。受了惊的麋鹿猝然一跳，撞得身旁的树木一阵摇动，然后它四蹄飞扬，慌张地朝着树林深处逃去，很快就不见了踪影。

杨平站起身来，抬眼望了望空荡荡的林子，露出一丝意味深长的苦笑。他把犀角弓插在泥土上，走到树林中将钉在树干上的箭杆用力拔了下来，随手捋了捋有些歪斜的尾

翎，插回到箭壶里去。

一个和他年纪差不多的青年从雪堆里爬起来，拍打着身上的积雪。杨平走出树林，比画了一个遗憾的手势。那青年盯着白桦树干上的箭痕，眼神闪过一丝不满：“以你的准头，会在这么近的距离失手？”

“那可是一头母鹿，”杨平试图辩解，“你看它肚子大大的，也许很快就临盆了。”

“你心肠这么仁厚，还是把箭还给我吧！”青年愤愤地说道，把杨平箭壶里的箭拿出来，扔进自己的箭壶里。

杨平讪讪赔笑道：“一想到马上就有幼鹿降生，嗷嗷待哺，我哪里还能下得了手啊。古人打仗尚且不杀黄口，不获二毛呢，何况一头怀孕的麋鹿。”

青年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：“麋鹿临盆，你说不忍下手；野雉护家，你要成全其义；鸿雁当头，你又说仁者不阻归家之禽——我说你这是打猎还是讲学啊？咱们在这儿趴了一整天了，可还是两手空空哪！”说完他摊开双手，重重甩了几下。

杨平道：“仲达你不要发怒，我等一下再去林子里转转，也许还能猎到山兔、狍子什么的。”青年两条淡眉一耸，一脸怨愤瞬间收起，淡淡道：“算了……天色已经不早，咱们早点回城吧，否则我爹和大哥又要啰嗦了。”他说完转身就走，留给杨平一个背影。杨平知道他的脾气，也不辩解，默默地把弓箭挎在背上，裹上麻巾，尾随他而去。

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踏着雪走出山林。山下有几个苍头正围着火堆取暖，旁边树上还拴着两匹西凉骏马。看到两人下山，苍头们纷纷喊道：“司马公子、杨公子回来啦。”一群人踩火的踩火，牵马的牵马，还有人把烫好的酒倒进皮囊里，递给他们。

青年接过皮囊灌了一口，扔给杨平，然后摇摇晃晃地自顾跨上一匹坐骑。杨平尴尬地啜了一口酒，交给苍头，跨上另外一匹马。那些苍头见他们两个都两手空空，知道今天没有收成，都不敢相问。青年左右环顾一圈，一挥手：“回城吧！”

苍头们各自收拾起帐篷器械，跟在两人马后。青年与杨平并辔而行，却故意不理他，抓着缰绳四下张望。他扭动脖子的姿势与寻常人不同，双肩不动，动作幅度极小，速度却很快，一瞬间就能从一侧转到另外一侧，如同一头极度警觉的野狼。

“其实我平时射马蹄靶射得挺准的，只不过一想到要射活物，总是不由自主心生怜

惘。我听说君子……”

听到杨平自己在哪儿絮絮叨叨，青年忽然勒住坐骑，长长叹息一声：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义和，你这个人哪，性子太柔弱。现在是什么世道了，你还这么迂腐？宋襄公的故事，难道你没读过？妇人之仁！”

杨平道：“我和你不一样。你有鸿鹄之志，我最多不过是个百里之才，能做个县令什么的，抚民生养，安心治剧，就很满足了。”青年冷笑道：“咱们河内可是四战之地。你数数，董仲颖、袁本初、曹孟德、吕奉先、袁公路，哪一路诸侯不是对这里虎视眈眈？你想避世养生，只怕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啊。”

说完他一挥鞭子，在马屁股上响亮地抽了一记。坐骑发出一声嘶鸣，奋蹄狂奔，自顾朝前跑去，把后面的人甩开数十步远。杨平只能苦笑着扬鞭追赶，一群苍头紧紧跟在后面，连呼带喘。

这一队人不一时就走上了官道，沿着官道又走了一个多时辰，便能隐约看到远处温县外郭的起伏轮廓。青年马蹄不停，已经只剩远方一个小小的背影，似乎打算直接冲进城里。杨平看到苍头们一路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心中不忍，便索性放慢了速度，让坐骑慢慢溜达过去。

此时已是夕阳西下，远方青灰色城堞上的雪痕依稀可见，城郭上空袅袅升起几道炊烟，杨平心中升起一股暖意。温县并非他的乡籍所在，却是他从小长大的地方，是他的家，有许多的亲人和朋友，这总让他心绪和静。杨平这个人说到底，还是有些多愁善感，像个擅长辞赋的文士——尽管他射艺出众，在温县是数得着的高手。

杨平生于光和四年，他父亲杨俊是河内获嘉人，是当地有名的豪族。因为畏惧战乱，他父亲率领百余户民众进山避祸，不知为什么，杨俊没有带上杨平，而是把他寄养在了好友司马防家里。司马家在温县势力庞大，有数十个坞堡、数千兵丁，自保不成问题。于是杨平从小就在司马家，与司马防的几个儿子一起长大。

那跑在队伍前头的青年，就是司马防的二儿子司马懿。司马懿与杨平感情最好，一同玩耍，一同读书，一起打架，彼此情同手足。司马懿总说杨平别的都好，唯独这种慈柔的性情实在不足取，一直试图给他纠正过来。杨平性格谦和，骨子里却很执拗，两个

人吵吵闹闹，一转眼就到了建安四年，杨平十八岁，司马懿二十岁，都是风华正茂的年纪。如果是在太平盛世，他们大概会凭借自己家族的势力，在州郡举个孝廉茂才，入选署郎。在中央待上几年以后，或留在中朝做个曹掾令史，或外放为县令郡丞，运气好的话，四十岁前就可以迁到九卿，封个列侯，为家族带来无限光荣。

可惜如今天下纷乱，所谓的“大汉朝廷”只剩下一个孱弱的君主和一群老旧的公卿，在诸家势力之间辗转流亡，惨不忍睹。最近几年，汉帝才刚在许都得以安顿，在曹操的庇佑下苟延残喘。以往的青云仕途，早已荆棘遍地。所以许多地方大族纷纷收起爪牙，把自家子弟收拢在羽翼之下，谨慎地观察着时局。

全国像司马懿和杨平这样的年轻人有许多，已过了弱冠之年，却仍旧隐伏于各地，安静或焦虑地等待着羽翼翻覆之时。

如果一直这样生活下去就好了，和仲达打打猎，吵吵架，读几卷书，喝几壶酒……杨平忽然没来由地想起这些，然后自嘲地捏了捏鼻子，心想仲达那小子肯定又会骂我没出息了吧。

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断了他的思绪，杨平定睛一看，却是司马懿骑马冲了回来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个老头。杨平认出他是司马防府中的管家，心中一奇。转眼间，司马懿和管家就冲到了跟前。老管家气喘吁吁地说：“杨公子，令尊大人到了，如今正在司马大人府中，急着要见你。”

“我父亲？”杨平愣住了。他父亲杨俊刚被朝廷除为曲梁长，上任不过月余，他怎么擅离职守跑来温县了？

司马懿看到杨平有些愣怔，不耐烦地一拍他的马头，催促道：“还不赶快去，别让你爹等烦了。”杨平“嗯”了一声，拨马便走。司马懿在身后扯着嗓子喊道：“谈完了过来找我，我话还没说完哪！”

杨平一路催马疾行，心中纳罕不已。父亲杨俊在他心中的形象其实很模糊，自从他被寄养在司马家后，杨俊来探望的次数很少，语气总是客客气气，与他谈的话题也不外乎学业明经之类，甚至从不提及他早亡的母亲。他总觉得自己与父亲之间有一层难以言喻的隔膜，这种隔阂不是用“很少见面”就能解释的。

像今天这么急切要见他，还从来没发生过，难道是获嘉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？

杨平揣着莫名不安进入温县县城。他看到，司马府前停着一辆马车，两匹枣红色辕马身上的胸绦都没卸掉，衡轭半抬，车夫就坐在驾位上，随时可以扬鞭出发。车后还插着一面旗子，上面绣着一条金龙，与温县里的马车气质截然不同。

杨平顾不得多想，匆匆忙忙推开府门。一转过照壁，他看到杨俊和司马防正站在院中，看着自己，远远还站着司马懿的哥哥司马朗和一些女眷。

杨俊身材高大，脸膛黝黑，一张方正的国字脸不怒而威，与杨平的瘦削脸庞迥然不同。他今天穿的不是官服，而是一袭玄色素袍，手里还捏着一枚二尺宽的木质符传。

“父亲大人。”杨平趋前行礼，心中忐忑不安。他注意到，杨俊面沉如水，看不到一丝情绪——既没有与儿子重逢的喜悦，也没有大事临头的焦虑。

杨俊深深地看了他一眼，转身对司马防道：“司马兄，既然犬子已到，那么我们便告辞了。”司马防疑惑道：“不多歇息一日再走吗？如今城门快关了，何必如此心急？”杨俊大手一挥：“司空传诏，岂能耽搁。”那枚符传在半空画了一道弧线，司马防只得讪讪闭嘴。

那枚长条符传的尾部绘有北斗七星与紫微星，还封有司空印玺，这代表了整个朝廷的意志——尽管汉室已经衰微得不成样子，但朝廷毕竟是朝廷。

杨平有些莫名其妙地站在原地，手脚无措。司马防看了眼老朋友，摇摇头，走上前来搀住杨平的手道：“义和啊，恭喜你了。你父亲被曹司空征辟为掾属，正打算去许都赴任。他是特意来接你一起走的。”

“去许都？曹司空？”杨平反复咀嚼着这两个词。曹操现在“挟天子以令不臣”，权势如日中天，在朝廷官拜司空。这样一个大人物，居然会把自己父亲征召到许都，对这其中的含义，他还有些茫然。

这时杨俊开口道：“朝廷派来的传车就等在外面，我们马上上路。你在司马府的行李，我回头派人运去许都，你不必担心。”

杨平张大了嘴巴，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有些发蒙。这，这是怎么了？马上就走？连

收拾行李的时间都没有。不过是一次征辟罢了，温县距许都不过三百余里，就算驿马加急，一日一夜也便到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要这么急着过去？

他把不解的眼神投向司马防。和杨俊相比，这位老人在他心目中更适合父亲这个角色。司马防苦笑了一声，摇了摇头。按道理，司空开幕府征辟曹掾，乃是私辟，不该由朝廷颁发符传，更不该称“传诏”。杨俊的这一次征辟，又发符传，又是传诏，很不正常——而这种不正常的“逾制”，本身就暗示着某种不能宣之于口的急切情绪。看来杨俊准确地捕捉到了这次征辟中隐藏的用意，才会做出立刻赴许的决定。这些官场中的门道，做过京兆尹的司马防能想到，但很难解释给杨平听。在司马防那里没有得到答案，杨平明白这个决定已经不能更改。父命如天，杨平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垂下头道：“我知道了，父亲。”他把弓箭从身上解下来，走过去交给司马朗：“这犀角弓你收好了，以后我估计是用不着了。”

司马朗是长子，跟杨平的关系也非常密切。他嗫嚅着接过弯弓，不知该说什么才好，只能连连拍着杨平的肩膀，眼眶里闪烁着一些东西。

杨平笑了笑：“帮我跟仲达说一声，看来没时间跟他告别了。”说完杨平伸开双臂，用力抱了抱司马朗，低声道，“好兄弟，再会了。”司马朗的动作一下子僵住了，然后鼻子发出了一阵急促的喘息，眼泪哗哗地流了出来。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十分深厚，还从来没分别过。杨平的眼眶也湿润起来，但一想到父亲还看着自己，便拼命忍住了泪水。

杨俊面无表情地催促道：“事不宜迟，等下城门关闭，就要多费周折了。”杨平只得放开司马朗，跟着杨俊一步步走出司马府邸。门口那辆马车仍旧等在那里，车夫一见他们出了门，立刻站起身来，呵斥了几声，辕马开始踢动蹄子，鼻息粗重。

虽然杨平想到过总有一天他会离开温县，离开司马家，却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快，如此突然，如此……莫名其妙。他甚至没有时间去感伤。杨平偶然瞥到司马府前的貔貅石像——它一只耳朵有些残缺，这是当年他和司马懿在上面玩耍时弄断的，心中一阵苦笑。

杨俊先上了车，然后杨平扶住车边的栏杆，轻轻一下蹬了上去，坐到自己父亲身

旁。车下的司马防忽然一把抓住杨俊的胳膊，仰起头来正色道：“杨平贤侄在我家生长十余年，我视他如自己的亲生儿子。杨兄你此去许都，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要保他平安啊。”

杨俊微微一笑：“司马兄这是说的什么话。义和可是我的儿子，我怎么会不护着他？”司马防这才松开杨平的胳膊，倒退了一步，眉间担忧的神色依旧不减。

许都是什么地方，他可是太了解了。那个地方自从当今天子移辇之后，就变成了一个险恶的大漩涡，曹操欲要控制天子，称霸中原；天子欲要牵制曹操，重振权威；还有西凉、河北、荆州、山东等地的豪强势力把触手伸进来……各方或明或暗的势力交织其中，很少有人能在其中独善其身，委实不是什么太平地方。

司马防在河内韬光养晦，阖门自守，就是不想让自己和族人蹚这一摊浑水。可如今自己的至交好友与视若己出的孩子竟要身赴险地，而自己却阻止不得，这让司马防胸中横生一阵郁闷。

“杨兄，你可要留神哪……”司马防喃喃道，两手抄在袖中，微微颤动。杨俊朝司马防拱了拱手，然后打了一个响指。车夫扬起鞭子，在半空甩了个漂亮的响鞭，两匹辕马开始拖动大车移动。很快，这辆马车驶离了温县县城，走上官道，朝着许都方向疾驰而去。

2.

杨平用手肘支在车栏上，望着不断后退的景色发呆。

杨俊的态度，更让他觉得莫名恐慌。从前每次见面，父亲多少还会关心一下他的情况，可现在父亲却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仿佛一个押送钦犯进京的酷吏，冷漠异常。

这不正常，这绝对不正常。

杨平性格柔弱，却不是傻瓜。他知道当一件事反常的时候，一定有原因。他一直期

待着父亲在离开温县之后，能够告诉自己这个原因。但是杨俊让他失望了。他们已经赶了一夜的路，杨俊一句话都没对杨平说过，只是不停地催促车夫再快一些，其他时间则闭上眼睛，似乎在沉思着什么。

带着满腹疑窦，杨平沉沉睡去，暗自希望当自己一觉醒来时，还是躺在司马府的卧房里。

车轮沉默地在道路上滚动着，正当天边开始泛起鱼肚白的时候，杨俊忽然睁开了眼睛，他对车夫轻轻说了两个字：“停车。”

车夫似乎对这个命令有些不理解。如今他们正在一片连绵的土黄色丘陵之间，因为年久失修，官道的痕迹几乎看不到了。这里方圆数十里全是荒野，没有任何居民，连树木都没多少。他们拼命赶了一晚上的路，为何却要在这种地方停留？

“停车。”杨俊重复了一次，带有轻微的不耐烦。

车夫不由得有些怨气。当初他从许都被派去曲梁接杨俊的时候，可没想到还要绕路来温县一趟，他想早点返回许都。可他不敢惹这一位手持符传的大人，只得把马车停了下来。

“算了，正好让辕马歇息一下，喂些豆饼，我也垫点东西。”车夫这样想着。

原本半睡半醒的杨平感觉到车子的震动停止了，他睁开眼睛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雪亮的匕首。杨平悚然一惊，身体下意识地朝后靠去，然后他看到车夫直挺挺地从马车上，倒下去，杨俊手持匕首，刀刃滴着几滴新鲜血液。

杨平一瞬间整个身体都僵住了，下意识地摸腰间的佩剑，却一下抓空。他想起自己还穿着昨天的猎装，来不及更换。

父亲做了什么？他会杀我吗？无数念头在杨平脑海里纷迭而出。

杨俊看到杨平醒过来，只是微微点了点头，什么都没说，就好像刚刚完成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。杨平慌乱地跳下车，去搀扶那位车夫，然后发现他已经气绝身亡。杨俊那一刀不偏不倚正刺入心脏，鲜血从死者的胸口喷涌而出。杨平眼前被大块大块的血色侵占，刺鼻的腥气冲入鼻孔，他感觉到呼吸有些艰难，一股强烈的牵动从喉咙涌出。

“平儿，别管他了，我们还有事要做。”杨俊道。

杨平胸中的恐惧和怒意同时涌现出来，他白皙的面孔开始泛起红色，实在不知道自己应该是转身逃掉，还是该冲过去不顾尊卑地揪住杨俊的衣领大吼大叫，让他解释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。

这时候，从丘陵的另外一侧传来轻微的声音，另一辆马车仿佛从地下冒出来一样，一下子冲到了两人面前，停住了。

这一辆马车要比他们乘坐的大，大轮高盖，却没有任何标识，乘坐四周挂起玄色布幔，无法看到车内的动静。它的轮辐和车框之间都用麻布塞满，轮毂上还绑了一圈蒲草，跑起来噪声很小，如同一只幽灵。车夫是一位虬髯大汉，在他单薄衣衫下可以看到隆起的团团肌肉。这人戴着顶草帽，面无表情地望着前方，似乎对周围的一切毫不关心。一只枯槁的手从车里面掀开布幔，露出一张苍老的面孔。老人看了一眼地上的车夫，又看了看杨俊，最后把目光集中在杨平身上。他与杨平目光交汇的一瞬间，瞳孔骤然缩小，淡然的表情发生了一丝不易觉察的龟裂，但稍现即逝。杨俊沉声道：“伯父，一切如约。”老人用手指轻磕了一下扶手。马车车夫立刻从驾座跳下来，从马车里拖下一具尸体。杨平注意到这具尸体和自己身材差不多，只是脸部已被砍得稀烂，看不出年纪。车夫把尸体放在马车夫的旁边，摆出个力战身亡的姿势，最后满意地拍拍手，直起身来。

杨平看到他若无其事的样子，觉得毛骨悚然。这时候，杨俊拍了拍他的肩膀：“平儿，上车吧。”他指了指那辆马车。杨平站在原地不动：“父亲大人，您如果需要我去死，我尽孝就是。但我希望能死个明白。”

杨俊微微皱起眉头：“没人希望你死，上车吧，车里的人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。”“不，我现在就要知道！”杨平断然拒绝。自己被父亲一言不发地带离生活了十几年的家园，然后父亲又在半途当着他的面杀掉了朝廷派来的车夫，现在又是一辆来路不明的马车和老头。杨平已经受够了这种打哑谜似的折磨。

刚才可是真真切切地死了一个人啊，而且就在他的眼前。这是杨平生平第一次目睹一个人在自己面前死去，那种异常清晰的冲击感让他到现在还有些头晕目眩。杨平眼前，仿

佛出现了那只怀孕的麋鹿被自己箭矢射穿的情景，心中似被什么东西猛然揪住。

杨俊见杨平不肯上车，想要上前去扯他的袖子，老人制止了他：“交给我吧。”杨俊只得恭敬地后退了一步。

布幔掀得更开了一些，老人探出头来，这次他手里多了一样东西：“孩子，你来看看这个。”杨平疑惑地接过来一看，发现那是一枚黄澄澄的龟钮方印，银铜质地，拿在手里颇为沉重。他翻过印底，看到上面刻着四个篆字：“杨彪信印”。

“杨彪……杨太尉？”杨平手中一颤，方印差点没掉在地上。“是我。”杨彪回答道。车上这位老人，居然是杨彪！那位尽节卫驾、名满天下的重臣杨彪！杨彪是汉室在风雨飘摇中的一面旗帜。从雒阳到长安，从长安再到许都，当今天子数年来颠沛流离，他始终忠心耿耿、不离不弃，以太尉之职统领百官，随侍左右，堪称汉室的中流砥柱。天下士人，无不称道。

四年前天子移蹕许都，曹操处心积虑想要扳倒这位杨太尉，想置其于死地。可杨彪的声望实在太高，即使是曹操也对他无可奈何，只能逼迫他弃了太尉之职，变成一个赋闲许都的平民。大部分人都认为，这位忠臣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了。

这位失势的前太尉，如今居然轻车简从，出现在如此荒凉之地，委实让杨平惊诧不已。

“不知老夫的名字，是否可以取信于公子？”杨彪略抬起下巴，显出一丝矜持。多年的宦宦生涯让他带着一股天然的傲气。

“自然，自然……”杨平感觉额头有些汗水沁出，“杨太尉高名，晚辈怎敢质疑。”

老人微微一笑，掀开半个布帘。杨平手忙脚乱地爬上车，一回头，发现父亲杨俊还站在外面没动。这时候杨彪淡淡道：“季才，我们走了，你好自为之。”杨俊一拱手，神色变得坚毅起来。

“父亲不跟我们走吗？”杨平狐疑道。杨彪道：“他还有他的事情。”话音刚落，那位身躯庞大的车夫提着钢刀走上前去，寒光一闪，杨俊的右臂便被斩落在地上。睹此奇变，杨平“啊”的一声从车上站了起来，双拳紧握，想要扑过去帮忙。杨俊按住血流如注的伤口，用眼神制止了儿子的冲动。杨彪轻轻把手按在杨平肩上，示意他少安毋躁。